论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专业化建设*

范并思

摘要 职业成为专业有公认的标准。自19世纪后期起,图书馆学家经过一系列努力,包括创建图书馆协会,创办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研发图书馆方法技术以建立核心知识体系,创建职业伦理,使图书馆职业成为一个专业。20世纪50年代图书馆的专业性受到来自行业外部和内部的质疑,促使图书馆更加努力地专业化建设,向更严格的专业化标准靠拢。阅读推广的发展丰富了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由于其服务机理与形式不同于以往的图书馆服务,使得人们对于阅读推广的专业性产生疑问。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图书馆学对于阅读推广是否符合图书馆专业目标就已给出了具有学理基础的解答:传统图书馆看似不偏不倚的服务存在缺陷,图书馆需要辅以更加主动的、具有干预性的服务才能保证特殊人群服务。阅读推广就是图书馆针对缺乏阅读意愿和阅读能力的特殊人群的一种服务方式,开展阅读推广符合图书馆专业化的目标。但是,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的时间并不长,图书馆人对阅读推广实践的认识较为混乱,图书馆阅读推广专业化还面临许多挑战:①阅读推广与图书馆业务流程脱节,部分活动游离于图书馆核心业务流程之外;②图书馆阅读推广资源不再高度依赖馆藏文献集合,部分活动不依赖文献甚至活动过程中完全不出现文献;③非图书馆专业人员进入阅读推广服务主体,志愿者可直接承担面向读者提供知识和信息的服务;④图书馆学教育失去了培养阅读推广人才的功能。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专业化建设的思路包括:①加强图书馆阅读推广基础研究,用现代图书馆理念指导图书馆阅读推广;②通过行业学协会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干预,完善阅读推广人才培养体系;③加强图书馆阅读推广业务规范研究,推动阅读推广的组织形式、业务流程、服务资源、目标人群、绩效评估等业务活动的规范化。参考文献20。

关键词 图书馆 阅读推广 专业化 图书馆学研究

分类号 G252.1

On Developing Professionalization of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FAN Bingsi

ABSTRACT

There are generally accepted standards from occupation to profession. Since the late 19th century, librarians have made a series of efforts,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schools of library,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methods and techniques to establish core knowledge system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fessional ethics to make the librarianship from occupation to profession. In the 1950s,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was questioned from outside and inside the librarianship. It prompted the librarianship to work harder on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and move closer to stricter professional standards. Library's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与实践研究”(编号:18ZDA324)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major project “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No. 18ZDA324)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通信作者:范并思,Email:bsfan@infor.ecnu.edu.cn,ORCID:0000-0001-8808-8139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FAN Bingsi,Email:bsfan@infor.ecnu.edu.cn,ORCID:0000-0001-8808-8139)

resources and services were changed through the reading promotion. However, it is still being questioned about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in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In fact, library science has given a theoretical answer to whether reading promotion is in line with the professional goals of librarianship as early as the 1990s. The traditional library service seems fair, but it ignores service for special population who need service which is more active and intervening.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is a service for people lacking reading willingness and reading ability. However,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1) Reading promotion is disconnected from the business process of the library, and some activities are outside the core business process of the library; 2) The resources of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are no longer dependent on the library collection; 3) Non-library professionals participate the main library services and volunteers can directly undertake the services; 4)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loses the function of training librarians in reading promotion. The ideas of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include: 1) The basic research should be strengthened on and the modern library ideas should be used on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2) The training of librarians in reading promotion should be improved through library associations; 3) The normalization should be further studied and applied to organizational forms, business processes, service resources, target group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other business activities of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20 refs.

KEY WORDS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Professionalization.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一般认为,图书馆学是一个专业,图书馆服务是专业服务。因此,图书馆开展的各种服务也被当成专业服务。图书馆阅读推广是当代图书馆面对信息环境变化的挑战而创建的新型服务,理应被纳入图书馆专业服务的范畴。随着阅读推广逐渐发展为图书馆的主流服务,阅读推广的专业化成为一个制约图书馆阅读推广深入、健康发展的现实问题。研究图书馆阅读推广专业化面临的挑战,寻找图书馆阅读推广专业化发展思路,已经成为当前图书馆学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新课题。

1 图书馆职业的专业化讨论

研究图书馆阅读推广专业化的背景是图书馆专业化。图书馆专业化研究与图书馆职业是否为图书馆专业、如何成为图书馆专业相关。

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国家一批最具专业技能的职业被当成专业(Profession),从事该职业的人被当成专业人员,该职业的活动或服务

被称为专业活动或专业服务。最早被当成专业的职业包括医生和律师。专业的出现对社会进步具有极大的意义。专业出现之前,人们只能通过血统、种族或官(军)衔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有了专业后,市民阶层可以依托天赋或努力,通过学习成长为专业人员,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薪酬收入。追求成为专业人员成为近现代社会普通人实现社会阶层提升的可操作途径。专业的数量并非固定不变。随着社会的发展,新老职业都有可能发展成为专业。由于成为专业的职业更加受人尊敬,导致越来越多职业的管理者和从业者都希望通过发展其所在职业的专业性,将其所在职业提升为专业。但是这并不容易,阻碍职业发展成为专业的门槛之一就是人们为专业建立的标准。最初的标准是布兰代斯在20世纪初提出的三个标准:首先,专业是一种职业(Occupation),但它不同于单纯依赖技能的职业,从业人员需要专业知识的培训;其次,它是一种主要为他人服务的职业,而不是为满足自己兴趣而从事的职业;第三,经济回报

不是衡量从业者成功的标准,从业者需要通过遵守职业伦理赢得社会的尊重^[1]。弗莱克斯纳随后对布兰代斯的标准进行了两点补充:一是专业知识是可付诸实践的,是可教、可学习的,是对社会有用的;二是社会将对专业的控制权交给该专业自身,由他们进行自我监管^[2]。专业的行业协会进行专业监管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发布核心价值、伦理守则及各种宣言、声明,向社会宣示自己的职业理念。

促进或维护一个职业成为专业的努力被称为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早期专业化讨论中形成了众多关于专业的定义、模型或理论,这些定义、模型或理论关注的重心也略有差异。例如,专业化特征模型(Trait Model)关注构成专业的基本特征,包括协会(对专业人员进行自我管理)、学院(发展专业知识并向从业人员教授专业知识)和知识体系(使专业活动明显较非专业活动具有更高的学术难度)三个特征;专业化功能模型(Functionalist Model)关注形成专业的制度构成,如专业人员培训制度、专业知识使用与控制制度。此外还有在特征模型基础上增加了自律考量的职业控制模型(Occupational Control Model)。温特对早期专业化理论进行了梳理,归纳出相互依存的六个要素^[3]:

(1) 建立与专业活动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行业协会;

(2) 建立依托大学的正规教育课程体系;

(3) 创造和维护作为获得专业职位前提的理论与实践知识体系,具有一批为这一知识体系做出贡献的核心学者;

(4) 制定规范专业人员行为的伦理规范;

(5) 培育面向特定人群的服务导向;

(6) 获得社区重要群体对专业地位的认可。

19世纪后期,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图书馆学家进行了一系列努力,促进图书馆这一古老职业晋升为专业。这些努力包括:①创建图书馆协会,1876年成立美国图书馆协会(ALA);②创办大学图书馆学教育,1887年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图书馆管理学院;③建立了专业的核心

知识体系,包括研发十进分类法、字典式编目规则、文献典藏、文献外借与馆际互借等一系列文献组织管理方法与技术;④创建职业伦理,虽然ALA正式建立图书馆职业伦理是在1930年代以后,但杜威提出的ALA座右铭“以最少的成本,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好的阅读”,被认为是ALA开始关注图书馆职业伦理的标志^[4]。这一时期,一般认为图书馆职业与严格意义上的专业存在一定差异。例如,分类编目人员是图书馆最核心的专业人员,但他们却不是像医生和律师一样直接面对用户,同时也不需要执照上岗。但由于图书馆人严格按照专业化标准打造职业形象,他们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20世纪初,图书馆职业成为令人尊敬的专业,图书馆员成为公认的专业人员。1935年,库尔曼发表《图书馆职业作为专业》的文章,该文以温特的六个要素为标准,系统讨论了图书馆职业的专业化问题,结论是许多图书馆员、图书馆学院和图书馆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专业标准,“图书馆员是一种正在形成的专业”^[5]。图书馆职业的专业化使图书馆职业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认同,提升了图书馆员的社会地位,对图书馆队伍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自20世纪50年代起,由于希望进阶专业的社会职业越来越多,而社会资源及舆论可以容纳的专业数量有限,因而社会各界对于专业的认同趋于严格,出现了“去专业化”的潮流。陈传夫等对“去专业化”进行过较为系统的调研(陈文中将professionalization译为职业化)^[6]。受“去专业化”潮流影响,不但一批希望进阶专业的社会职业受到严格审视,进阶困难,而且一批与经典专业存在差距的专业也受到问责。图书馆专业就是受到问责的专业之一。这种问责有些来自图书馆外部,如美国社会学家古德在《图书馆季刊》撰文《图书馆员:从职业到专业?》^[7],文章不但否认图书馆职业已经是一个专业,而且对其未来能否发展为一个专业持怀疑态度。在图书馆学内部,包括巴特勒、谢拉在内的知名图书馆学家都参与了讨论。巴特勒虽

然认为图书馆员的专业性不亚于医生和律师,但他注意到图书馆员不像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员一样具有从业执照。所以他强调,“图书馆员只有在其学术达到真正专业的程度时才能成为(专业)图书馆员”^[8]。谢拉认为图书馆专业化特征日益淡化与新兴的图书馆情报学相关,情报学家不像图书馆员那样关心专业人员的资格,原因之一是因为情报学只是偶尔以服务为导向^[9]。

面对各种质疑,图书馆人继续进行艰难而细致的专业化建设,向更严格的专业化标准靠拢,从专业知识体系建设、专业教育认证、专业精神建构等各个方面提升图书馆专业化水准。例如,专业精神(Professional Spirit,也译为职业精神)是专业内进行自我监管的重要手段,弗莱克斯纳甚至认为专业化“最重要的是专业精神”^[2]。因为呈现专业精神的载体主要是行业制定的各种政策性文件,因此ALA长年努力制定、修订和解释《图书馆权利法案》,研究和发布图书馆核心价值,试图全方位强化图书馆的专业精神。图书馆人也将宣传工作作为推进专业化的手段,如美国《图书馆杂志》主编普雷尔2006年所说,“过去30年中,图书馆员发展了通过外展和宣传发出专业化声音的交流手段,以接触尽可能广泛的受众”^[10]。

2 图书馆阅读推广专业化的学理基础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图书馆事业遇到了极为严峻的挑战。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公众获取知识与信息的途径拓展,便利性提升,导致社会对图书馆需求的迫切性下降,社会对图书馆的投入也开始下降甚至陷入停滞。为应对挑战,图书馆人突破传统的服务方式,大力开展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各种创新服务丰富了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对于宣传图书馆的价值与使命,吸引更多用户走进图书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图书馆应对信息技术挑战而开展的创新

服务中,阅读推广最为引人注目。图书馆阅读推广起源于图书馆的荐书导读。荐书导读与目录学有密切的联系,在古代图书馆活动中即已存在,历史非常悠久。近现代图书馆诞生后,图书馆不但继承了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而且利用图书分类编目知识和技术进行荐书导读,如将卡片目录陈列于宣传栏向读者荐书。但真正使阅读推广成为图书馆主流活动的服务,还是被称为推广活动(Program)或活动(Event)的服务。国际图书馆界的推广活动和活动主要包括读书活动、故事时间、作家见面会、图书馆宣传、外展等,与我国阅读推广的内容基本一致。IFLA《学校图书馆指南》认为“阅读推广”是“推广活动”在各地的不同名称之一^[11]。

图书馆开展的阅读推广服务,形式与内容较以往借还书服务、阅览服务、参考咨询服务和信息查检服务有根本差异。与图书馆文献借阅等服务相比,推广活动在形式上由安静、严肃的阅读变成了轻松、欢乐的人际交流甚至儿童游乐,在内容上由高深的读书学习变成了听故事、做手工、看演出等,其目标人群也由喜爱知识和书本的读书人变成了不喜欢看书学习的市民、尚未学会阅读的幼儿、进入图书馆有困难的残疾人或居家老人等。这种变化对图书馆专业化构成冲击。早期阅读推广活动在图书馆某些闲置空间里零星地开展,活动既没有被纳入图书馆服务的统计指标,也没有专门部门或专职人员从事活动管理,阅读推广对于图书馆专业化的冲击很难察觉。但是随着阅读推广的发展,阅读推广成为一个新的服务指标。在国际图书馆界各种标准、指南、统计指标、政策文件中,在图书馆协会或图书馆官网上,推广活动或活动是很常见的指标。目前可以查阅到的较早的将阅读推广作为统计指标的报告是美国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研究所(IMLS)的公共图书馆调查系列报告。IMLS于1988年开始统计美国公共图书馆数据,1994年发布第一份报告《美国公共图书馆:1992》,报告正式定义“儿童推广活动参加者”(Children's program attendance)指标,将其作

为与儿童到馆数和儿童借阅数并列的重要指标^[12]。此后有关推广活动的指标不断发展,包括了儿童、青少年和全部推广活动的举办次数和参加人数。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多份涉及图书馆服务的标准中,将活动作为图书馆服务指标的下位类指标,该指标的注释中说明活动是推广活动的一部分。如ISO的两份重要标准《国际图书馆统计》和《图书馆绩效评价》,以及由它们派生的其他许多图书馆标准中都可以看到活动这一指标的存在。在各国公共图书馆官网上,推广活动或活动成为最常见的栏目名称单独列出或与服务并列。此外,阅读推广部门在图书馆内出现,阅读推广馆员也成为图书馆员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的国外图书馆招聘广告中,经常出现有关外展、宣传、公共活动人员及创新经理人的招聘,这些可视为是针对阅读推广服务人员的招聘。此类招聘的大量出现也标志着阅读推广部门和专职人员获得社会认可。

由于阅读推广的服务机理和服务形式与基于读者自主阅读和学习的图书馆服务有较大差异,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发展导致新的图书馆专业化问题:图书馆开展的阅读推广是否属于图书馆专业化服务?阅读推广成为图书馆主流服务后,图书馆的专业性会不会进一步受到削弱?

图书馆阅读推广拓展了图书馆服务领域,深受图书馆员和读者的欢迎。但从图书馆专业化建设的角度看,不少阅读推广项目或多或少地脱离了图书馆专业服务。现有阅读推广通常是图书馆员自发开展的服务,这类服务并非和图书馆文献借阅服务一样,是源自图书馆专业理论指导,依托图书馆特有文献信息集合和建筑设施设备,由图书馆专业人员主导的服务。以图书馆空间服务为例,图书馆通过空间再造,将原有以书架书桌为主体构成的单一功能的文献阅览空间改造成为舒适、美观、功能多样的新型服务空间。此类空间不仅可以阅读,也可以提供娱乐、休闲、休息、会客服务。因此空间服务往往被当成阅读推广的一种类型。图书馆学

家用“第三空间”理论证明了图书馆空间服务的社会价值。但是,第三空间理论并非图书馆专业理论,空间服务的场地和设施资源也并非图书馆特有资源。从实践看,现有图书馆空间再造更多的是与空间舒适化和空间功能多样化相关,而不是与图书馆的核心使命——促进或激励人们阅读相关。此类服务虽然可以获得读者好评,但与图书馆服务的专业性没有明显的关系。发生在新型空间的某些图书馆服务,甚至可能导致人们对图书馆专业性的质疑。

当然,上述质疑并不能表明图书馆阅读推广脱离了图书馆专业化的框架。早在图书馆阅读推广获得较大发展的1990年代,国际图书馆学界已经为阅读推广一类服务给出了具有坚实学理基础的证明。在阅读推广出现之前,图书馆希望能够通过对所有人免费、无区别的普遍均等服务,实现保障公众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权利这一服务目标,这也是最能体现图书馆专业性的服务目标。理论上,图书馆服务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目标。以馆内文献阅览服务为例,图书馆依据藏书建设政策系统采集书刊资料,通过分类编目典藏,形成有序的馆藏文献集合,部分文献陈列于阅览室书架上,读者可根据文献元数据和阅览室标识系统有效查阅图书,在舒适的阅览空间中完成阅读行为。如果需要帮助,可求助于置守阅览室的图书馆专业人员。在图书馆服务过程中,读者如何挑选阅读内容与载体,如何选择阅读时间与空间,采用何种方式与方法阅读文献,图书馆员一般不予干涉。这样的服务科学、高效、公正,可以最好地满足读者多种多样的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需求。但是在实践中,这一看似公平的服务模式却存在无法惠及全民的问题。1990年代中后期,西方图书馆学家通过对公共图书馆服务的调查与分析得出结论,如果仅仅满足于普遍均等服务,图书馆服务将会在客观上排斥阅读意愿和阅读能力匮乏的人群。被图书馆无意中排斥的人包括文盲或半文盲、残障人、居家不出的病人老人、阅读障碍者或阅读厌恶者,等等,他们或者不愿意

主动走进图书馆,或者没有条件走进图书馆,因而脱离图书馆的普遍均等服务。这些人一般是社会的底层人群,也是公共图书馆诞生之初最希望惠及的人群。上述调查十分遗憾地承认,公共图书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反而失去了为底层人群服务的能力,沦为了“中产阶级的图书馆”。如果要改变这种状况,公共图书馆不能满足于表面的“对所有人开放”,而且需要“将自己转变为一个更加积极主动、更具有教育性和干预性的公共机构/制度,其核心是关注社会正义”^[13]。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服务目标是“使不爱阅读的人爱上阅读”“使不会阅读的人学会阅读”“使阅读有困难的人跨越阅读障碍”^[14],其性质正是对缺乏阅读意愿和阅读能力的人进行引导与帮助,属于主动的、具有教育性和干预性的服务。图书馆那些有趣、轻松、好玩的推广活动,看似不如严肃的阅读和学习那样具有专业性,但这些活动旨在提升人们的阅读意愿与阅读能力,对于图书馆服务特殊人群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表面上看,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是娱乐与休闲,或宣传倡导阅读,但就学理而言,却是在通过开展具有教育性和干预性的服务,弥补图书馆服务在社会正义方面的不足。只有开展了阅读推广,图书馆才能真正实现保障所有人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权利的专业目标。

由于提升公众的阅读意愿与阅读能力具有极强的社会价值,是图书馆服务社会、体现专业价值的重要服务,同时提升公众阅读意愿与阅读能力也是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坚实的知识体系和业务规范作为支撑。因而可以认为,图书馆阅读推广符合图书馆专业服务目标,并能促进图书馆的专业化发展。

3 图书馆阅读推广专业化的挑战

图书馆学对阅读推广的学理解释,表明开展阅读推广有利于图书馆专业化建设。但是,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开展具有较强的自发性,阅读推广成为图书馆主流服务的时间并不长,对

其基础性研究也很薄弱。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不但阅读推广的性质与职能一类重要的理论问题未能在图书馆界取得共识,甚至有关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内涵和外延等最基础的问题也莫衷一是。例如,现行图书馆阅读推广实践中,不少图书馆将娱乐休闲场所当成阅读推广空间,将棋牌活动当成阅读推广活动,将儿童玩具活动当成阅读服务。但这些活动或服务本身与阅读并无清晰可见的联系。理论的不确定导致图书馆人对于阅读推广认识的矛盾性。一方面,图书馆人清晰认识到阅读推广对于促进全民阅读、提升公众阅读意愿和阅读能力的重要意义,希望将该服务纳入图书馆服务体系中。另一方面,图书馆人对阅读推广活动的认识与组织较为混乱,部分阅读推广脱离了图书馆专业服务的基本目标。这些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对图书馆专业化建设构成了挑战。

3.1 阅读推广与图书馆核心业务流程脱节

图书馆职业被当成专业,并非因为图书馆的服务发生在图书馆这一建筑场所内,而是因为图书馆服务存在一个具有专业化特征的核心业务流程——文献信息的收集、整理和服务。图书馆人为核心流程建立的业务知识是科学、严谨、成体系的,这一知识体系也是构成图书馆专业化的基石之一。图书馆的业务流程不会一成不变,但以往的变化不会改变其专业性特征。如20世纪50年代情报服务兴起促使文献处理和服务向文献内的信息延伸,20世纪末数字技术的发展实现了馆外远程访问,这些都曾导致图书馆业务流程的改变,导致新的业务分支出现。但是,图书馆业务的核心逻辑并没有变化,图书馆服务仍然是围绕搜集、组织文献和文献服务这一核心流程而展开。但今天出现的图书馆阅读推广却改变了图书馆服务对核心业务流程的依赖。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外延目前并不十分确定,图书馆开展的文献推荐和导读、故事活动、读书活动、讲座、展览、表演与竞赛、手工/制作/种养等都被图书馆人当成阅读推广,此外图

图书馆的某些空间服务和娱乐休闲活动也被当成阅读推广。阅读推广中的儿童手工、儿童游艺、烹饪、养植、棋牌等活动与图书馆业务流程基本没有联系,是游离于图书馆专业知识体系之外的服务。即使与阅读具有较密切联系的一些阅读推广活动,如知识讲座、儿童故事等,对图书馆专业知识的依赖性也很低。大多数阅读推广只是发生在图书馆场所内的服务,而不是依托图书馆专业知识,依附于图书馆业务流程的服务。此类活动与图书馆的主要联系就是它们由图书馆员组织,并利用了图书馆的场地和设施设备。事实上,故事活动或读书活动也可以发生在任何有条件的地方,如学校、幼儿园,租借的商场、写字楼,活动的促进阅读的机理与图书馆并无根本区别。图书馆开展的这些阅读推广活动,因为脱离自身专业知识和业务流程的支撑,往往很难展现自身专业服务的优势。因而,阅读推广面临的最大的专业化挑战就是如何将阅读推广活动纳入现有图书馆业务流程中。如果阅读推广活动难以纳入原有图书馆业务流程中,则需要思考改造图书馆业务流程,使基于文献的图书馆核心业务流程转变为基于文献和活动的核心业务流程,使图书馆业务流程形成对于阅读推广的专业化支持。

3.2 阅读推广资源不再高度依赖馆藏文献集合

图书馆馆藏是依据图书馆员的专业能力构建而成的服务资源。优质馆藏资源是图书馆服务的依托,它能使图书馆服务具有优于其他机构文献服务的优势,使图书馆难以被其他机构取代。历史上,图书馆管理者一直将馆藏文献资源建设当成自己的首要任务。进入数字时代后,资源逐渐集中于数据库商或内容提供商手中,图书馆自有资源的重要性不如从前,但馆藏资源集合对图书馆服务的支撑作用仍无法忽略。现有阅读推广活动中,文献推荐与导读是出现最早,也是与图书馆馆藏资源关系最密切的服务。文献推荐是基于书目的服务,最初是

文献借阅服务的辅佐性服务。阅读推广出现后,图书馆员利用现代传播技术,吸收营销学理论发展荐书导读服务,使之成为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最重要类型之一。荐书导读依托馆藏资源,并对馆藏资源的利用起到促进作用,是非常专业化的图书馆阅读推广项目。另有一些很小众的阅读推广,虽然脱离馆藏文献但有馆藏文献的价值。如“真人图书馆”的服务资源是特定的人,这些作为服务资源的人可以是失业者、流浪者或其他鲜有文献记载的非主流人群,将这些人作为服务资源,可以使“阅读”他们的读者了解馆藏文献无法展现的人物历程与心理,因而弥补了现有文献资源的匮乏。但除此之外,更多的阅读推广活动很难建立与馆藏资源的联系。部分阅读推广活动不依赖文献,甚至在活动过程中几乎不出现文献,如手工、制作、种养活动。另一些与书籍相关的活动,如亲子阅读、故事会、读书会等,这些活动往往以一本或若干本书为讲授或讨论的对象。活动中所使用的书籍往往是孤立的书,活动主体往往从自有藏书中挑选书籍作为活动的内容资源,选择与获取书籍的过程对图书馆文献集合的依赖性极低。阅读推广降低了对于图书馆资源的依赖,在基层图书馆或服务网点调研中经常看到,一位图书馆员可以凭借一本图画书给10多名儿童及家长提供1—2小时深受儿童及其家庭欢迎的服务。因此阅读推广服务对馆藏资源依赖性不强对于图书馆服务而言并非坏事,但对于图书馆的专业化建设却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挑战: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阅读推广服务与馆藏资源脱钩的问题,如何认识与开发面向阅读推广、支持阅读推广的馆藏资源,等等。

3.3 非图书馆专业人员成为服务主体

吸引志愿者参加图书馆服务是当代图书馆的重要创新,受到图书馆管理者的欢迎。如有研究认为志愿者服务弥补了图书馆人员的不足,加强了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激活了馆员的服务热情^[15]。志愿者参与图书馆服务也导

致图书馆的非专业化问题。古德曾认为专业应该具有精英主义,专业化的职业是排他的,非专业人员不能在专业岗位从业,专业的核心业务无法外包或由志愿者承担^[11]。如医生这一职业也许可由志愿者承担挂号等辅助业务,但志愿者不能承担诊疗业务,律师这一职业可由志愿者承担资料搜集、报告撰写等前后期工作,但志愿者不能在出庭辩论中任主辩。图书馆志愿者最初从事的是属于非核心业务的辅助性服务,如整理书架、阅览室值守,近年来逐渐进入图书馆服务主体,这导致人们对志愿者服务产生质疑。既然医生、律师行业的志愿者不能承担医疗、法律类专业服务,图书馆志愿者也不应该从事提供知识与信息的专业服务。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由于服务的特殊性,邀请包括志愿者在内的非专业人员参与成为常态。如图书馆讲座活动的主体是学者、高校教师、文体明星等,图书馆员只是活动的组织者;图书馆儿童故事活动的主体有图书馆员,但更多的是专门故事人、小学老师或幼师、儿童家庭成员等。如果将阅读推广视为图书馆专业服务,那么非专业人员参与服务并成为服务主体,则意味着图书馆专业性的基本丧失。参与阅读推广服务的非图书馆专业人员可分为两类:志愿服务者和受薪服务者。志愿者参与阅读推广除了丰富图书馆服务外,还具有培养公民公共精神的作用,体现了图书馆的社会责任。虽然它可能有损于图书馆服务的专业性,但是否值得鼓励是可以讨论的。阅读推广中还有受薪服务者,如图书馆出资邀请专家、学者、名人、官员来图书馆讲座。这类阅读推广相当于图书馆员退居辅助岗位,而将专业服务岗位交给受雇非图书馆专业人员。讲座是国内外图书馆最常见且最受欢迎的阅读推广活动,是当代图书馆必须大力发展的服务,同时讲座又是严重脱离图书馆专业化的服务。这就给图书馆专业化提出新的挑战:图书馆员应思考如何将专业能力介入讲座的设计与组织,以及如何将讲座的内容科学组织为图书馆的特色资源,等等。

3.4 图书馆学教育失去了培养阅读推广人才的功能

历史上,图书馆专业化的成功取决于图书馆员的专业化,图书馆员的专业化则依赖大学图书馆学教育体系的形成。图书馆学教育不但能够为图书馆源源不断地提供专业从业人员,更能蓄养图书馆专家,研究图书馆理论,为图书馆提供思想的行业智库。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存在就没有图书馆专业化。当阅读推广成为图书馆主流服务后,阅读推广专业人才培养成为图书馆教育面临的新的挑战。为解决阅读推广人才不足问题,图书馆院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将阅读推广纳入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体系,如伊利诺伊香槟分校、马里兰大学的信息学院均开设了讲故事(Storytelling)类课程,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开设数字时代的讲故事、图书馆营销和策划、公共图书馆宣传等课程。但是,大学课程的数量与内容大大落后于阅读推广专业实践仍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ALA近年对图书馆阅读推广人才所需能力进行调研,结论是ALA认可的图书馆学院硕士课程无法适应培养创建和引领推广活动的新一代图书馆员的需求,图书馆员只能依赖非正式学习和向同行学习来填补开展推广活动的知识空白^[16]。在我国,图书馆学本科教育和硕士、博士教育规模不大,近年来图书馆学正规教育主体正在向规模较大的图书情报硕士(MLIS)专业学位教育转移。据段宇锋对我国MLIS教育的调研,到2020年,全国具有MLIS授予权的单位已达51个,招生人数达2197人。但这些教学单位的专业课程中不但缺少图书馆阅读推广、图书馆营销、宣传、外展等新内容课程,甚至缺少儿童服务等与阅读推广紧密相关的传统课程^[17]。图书馆学教育无法为图书馆阅读推广培养人才,使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专业化建设失去了最为重要的支撑。

4 图书馆阅读推广专业化建设思路

图书馆阅读推广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专业化问

题可梳理为两个方面。一是需要寻找阅读推广在图书馆专业化中的位置,使阅读推广发展成为图书馆专业化的一部分,通过发展阅读推广促进图书馆专业化。二是需要以专业化的理念发展阅读推广,通过建立图书馆阅读推广知识体系和职业理念,使图书馆阅读推广具备专业性。而这两个思路都可归结到加强阅读推广的理论研究,使图书馆阅读推广更加科学、高效、规范。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专业化建设的思路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4.1 加强图书馆阅读推广基础研究

通过理论研究产生对职业行为具有指导作用的专业理论体系是专业化的基石之一。若要将图书馆阅读推广纳入图书馆专业化的框架中,对阅读推广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是不可忽略的。阅读推广研究最重要的是基础理论研究。阅读推广基础理论首先要解决以现代图书馆理念引导和规范阅读推广实践的问题,促使图书馆阅读推广从图书馆人自发的创新服务发展为具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受图书馆价值与伦理制约的,有明确服务目的和目标人群的规范化服务。现代图书馆服务理念,特别是近年国际图书馆界关注的平等、多元、包容(EDI)的服务理念,对我国图书馆阅读推广走向专业化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值得在阅读推广实践中提倡。此外,基础理论中专业概念的研究对一个成熟领域也许可有可无,但对图书馆阅读推广专业化建设却十分重要。图书馆开展的以促进阅读或拓展阅读服务为目的,以活动为形式的新型服务,我国称之为阅读推广。我国公共图书馆定级评估标准中也采用了“阅读推广活动”。阅读推广这一术语对应政府促进全民阅读的国家行为,是较为恰当的术语。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阅读毕竟是印刷时代的术语,进入数字时代后,国际上有逐渐放弃“阅读”一词的趋势。这一趋势从机构改名中可以看到,如国际阅读协会改名国际素养(或译扫盲、读写)协会,国际图联阅读委员会改名素养和阅读委员会。国际标准和图书馆行业文件中也不使用阅读推广,甚

至很少用阅读一词。ISO标准中在图书馆服务类目下用event表示故事会一类活动,IMLS用推广活动对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活动进行统计,这些文件中很少出现阅读一词。对于国际上使用较多的推广活动,其定义很难确定,ALA最初采用IMLS的定义,然后自己建立一个定义并多次修正,官网问答网页中给出的定义是,“推广活动是社会环境中为满足预期目标受众的需求或兴趣而主动开展的一项有意识的服务或活动,其中至少有一些参与者是自愿参加的”^[18]。IFLA《学校图书馆指南》甚至出现这样的解释:用于描述学校推广活动的术语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称呼,例如阅读推广(reading promotion)、泛阅读(reading widely)、自由自愿阅读(free voluntary reading)、休闲阅读(leisure or recreational reading)或娱乐阅读(reading for pleasure)^[11]。此描述虽然使该指南更具包容性,但正式的全球图书馆协会文件对阅读推广的称呼如此随意,只能说阅读推广理论过于薄弱。图书馆学理论中如何建立阅读推广基本概念,如何界定阅读推广的内涵与外延,是图书馆阅读推广专业化必须解决的问题。

4.2 完善图书馆阅读推广人才培养体系

过去40多年我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很快,1980年代基本建立了图书馆学本专科正规教育和在职教育体系,1990年代完善了本硕博学位教育体系,2010年代建立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尽管图书馆学教育体系的发展遭遇许多问题,但它对我国图书馆专业化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图书馆阅读推广发展之时,正逢我国图书馆学教育面临信息时代大冲击的背景。大学图书馆学院系受到各种冲击,为图书馆行业培养人才的能力有较大幅度下降,更无力顾及培养图书馆阅读推广人才。中国图书馆学会试图弥补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缺失,适时开发了阅读推广人系列课程与教材,通过学会培训弥补阅读推广人才不足。但是,大学图书馆阅读推广人才教育事关阅读推广专业化,不容图书馆

学界忽视。我国高校图书馆学教育,无论是阅读推广人才培养标准,阅读推广人才所需的知识体系构建,还是阅读推广教育的课程体系与师资队伍,都远不能满足阅读推广专业化对大学教育的要求。进入 21 世纪后,美国的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同样面临无力顾及培养图书馆阅读推广人才的问题。ALA 的解决方案是建立行业标准以引导大学图书馆学教育。ALA 成立了国家图书馆公众活动影响力评估(NILPPA)小组,研究图书馆开展面向公众的推广活动所面临的新问题。对于人才问题,NILPPA 小组通过对图书馆阅读推广实践和人才招聘广告的分析,归纳了图书馆员从事推广活动的九大能力,即组织技能、社区知识、人际交往能力、活动策划、创意、内容知识、外展和营销、财务技能、评估^[16]。通过对 ALA 认可的图书馆学院系课程的分析,逐一明确了现有大学课程可以培养哪些能力,无法培养哪些能力^[19],以引导图书馆学院系进行阅读推广人才培养的课程设计。ALA 的这一工作与他们百多年前致力于图书馆专业化的工作十分类似,给我们的启示是,需要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引导,各大学图书馆学院系参与,建立与我国图书馆阅读推广发展相适应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4.3 加强图书馆阅读推广业务规范研究

一个职业成为专业的要求有许多,但从业务角度看,要通过发布专业组织框架内的教科书、标准、指南等正式文献,使核心业务形成较为统一的规范。图书馆在创新服务的旗帜下开展阅读推广,最初必然具有一定自发性或非规范性。随着阅读推广服务规模扩展,服务逐渐成熟,图书馆阅读推广需要走向具有专业性特色的业务规范。阅读推广的规范化涉及面非常广,包括阅读推广的组织形式、业务流程、服务资源、目标人群、绩效评估等业务活动都需要规范化。具体要求是深入研究阅读推广涉及的各项业务,通过梳理阅读推广服务和业务,形成一套体现专业要求的业务规范。目前,由于图书馆学对于阅读推广业务疏于研究,以及阅读推

广业务自身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导致不同图书馆之间阅读推广业务活动差异性极大,几乎是各行其是。以图书馆阅读推广组织形式为例,现今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开始设立阅读推广部门,已设置部门的名称各异,职能不同。有些阅读推广部门行使全馆阅读推广的统一管理与协调职能,有些阅读推广部门包揽全馆所有阅读推广活动,也有些部门与其他部门平行开展活动。又以业务流程为例,阅读推广一般应该始于创意策划,经宣传营销、品牌管理、资源筹措、规程制定、组织实施等众多业务环节,终于总结评估。在现有图书馆开展的阅读推广活动中,不但不同类型阅读推广活动的业务流程完全不同,即使是同一类型的活动,不同图书馆之间也很少相同。阅读推广的专业化建设应该致力于改变这种乱象。较为可行的思路是国家级图书馆学会/协会出面组织,图书馆学理论界参与,经过国际合作、业务调研与理论研究,形成理论基础坚实、具有良好可行性的阅读推广业务规范与标准,并经图书馆阅读推广教育与培训,使各图书馆阅读推广业务活动走向规范化。据美国《图书馆杂志》介绍,ALA 试图从举办推广活动的图书馆概况、活动特征、活动受众和活动管理四个维度构建研究框架^[20],这是形成阅读推广规范的一个较好的开端。只是由于阅读推广活动过于复杂,这一框架的效果及人们对其认同感还需要观察。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理论研究与制度建设并不落后,可供借鉴的实践内容丰富。只要研究者能够很好地理解图书馆专业化对阅读推广的要求,完全有可能按照专业化建设的要求,理顺阅读推广的组织形式、业务流程、服务资源、目标人群、绩效评估等业务活动,推动阅读推广的专业化建设。

以上三个思路的研究工作仅仅是阅读推广专业化建设的起步工作。尽管起步困难,但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专业化建设势在必行,中国图书馆学人需要在阅读推广研究道路上更加努力地前行。

参考文献

- [1] Brandeis L D. Business—a profession[M]. Boston: Small, Maynard & Company, 1925: 2.
- [2] Flexner A. Is social work a profession? [C]//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arities and Corrections. Chicago: Hildmann Printing Co., 1915: 590.
- [3] Winter M F.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librarianship[J]. Occasional Paper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Graduate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983(160).
- [4] Preer J L. Library ethics[M]. ABC-CLIO, 2008: 216.
- [5] Kuhlman A F. Librarianship as a profession[J]. Peabody Journal of Education, 1938(2): 71-80.
- [6] 陈传夫, 王云娣, 盛钊, 等. 图书馆员去职业化问题、原因及对策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1(1): 4-18. (Chen C F, Wang Y D, Sheng Z, et al. The deprofessionalization of librarians: characteristics, reas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survival[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1(1): 4-18.)
- [7] Goode W J. The librarian: from occupation to profession?[J].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61, 31(4): 306-318.
- [8] Butler P. Librarianship as a profession[J]. The Library Quarterly: Information, Community, Policy, 1951(4): 235-247.
- [9] Shera J H, McFarland A S. Professional aspects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J]. 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69: 444.
- [10] Preer J L. “Louder Please”: using historical research to foster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LIS students[J]. Libraries & the Cultural Record, 2006(4): 487-496.
- [11] IFLA. School library guidelines 2; IFLA school library guidelines [EB/OL]. [2022-01-15]. <http://www.ifla.org/node/9512>. 2015.
- [12] IMLS. Datafile (public-use): public libraries survey, fiscal year 1992 [EB/OL]. [2022-01-15]. https://www.imls.gov/sites/default/files/fy1992_pls_database_documentation.pdf.
- [13] Muddiman D, Durrani S, Dutch M, et al. Open to all? The public library and social exclusion [EB/OL]. [2022-01-15]. <http://eprints.rclis.org/6283/1/lic084.pdf>.
- [14] 范并思. 阅读推广与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问题分析[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4(5): 4-13. (Fan B S. Reading promo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analysis on basic theor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4(5): 4-13.)
- [15] 韩芸. 图书馆志愿服务管理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8(2): 38-41. (Han Y. Research on management of library volunteer servic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8(2): 38-41.)
- [16] NILPPA. A white paper on the dimensions of library programs and the skills and training for library program professionals [EB/OL]. [2022-01-15]. https://nilppa.org/wp-content/uploads/2019/06/NILPPA_Phase-1-white-paper.pdf.
- [17] 段宇锋, 景香玉, 徐盼灵, 等. 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 (MLIS) 教育发展状况调查报告 (2020) [J]. 图书情报知识, 2021(4): 41-49. (Duan Y F, Jing X Y, Xu P L, et al. Survey report on MLIS program development in China (2020) [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21(4): 41-49.)
- [18] NILPPA. What is a public program, anyway? [EB/OL]. [2022-01-15]. <https://nilppa.org/updates/what-is-a-public-program-anyway>.
- [19] Norlander R J, Barchas-Lichtenstein J. Skills for 21st-century librarians: learning objectives for library [EB/OL]. [2022-01-15]. <https://www.ala.org/tools/sites/ala.org.tools/files/content/211022-ppo-skills-for-21st-century-librarians-report-SCREEN.pdf>.
- [20] Lin J N. NILPPA builds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programs [EB/OL]. [2022-03-15]. <https://www.libraryjournal.com/story/NILPPA-Builds-Framework-for-Understanding-Programs>.

范并思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上海 200062。

(收稿日期: 2022-03-26)